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Kodak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 Kodak, 2007 TM: Kodak



123.8
~
Sw

孟子

後藤點

四



337817

孟子卷之六

告子章句上

凡十章

朱熹集註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桮棬也以人性為仁義猶以

杞柳為桮棬

杞音杯棬丘圓反性者人生所稟之天理也杞柳之屬告子言人性本無仁義以待矯揉而後成如荀子性惡之說也

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為桮棬乎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為桮棬也如將戕賊杞柳而以為桮棬則亦將戕賊人以為仁義與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

之言夫

戕音璫與乎聲夫音扶言如此則天下之人皆以仁義為害性而不肯為是因子之言而為仁義之禍也

孟子卷之六

告子章句上

四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

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

出他端及湍波流激同之貌也告子因前說而小變之近於揚子為善惡混之說

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

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

水無有不下

言水誠不分東西矣然豈不分上下乎性即天理未有不善者也

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額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

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為不善其性亦猶是

也

夫音扶搏補各反搏擊也躍跳也額也水過額在山皆不就下也然其本性未嘗不就下但為搏激所使而逆其性耳此章言性本善故順之而無不善本無惡故反之而後為惡非本無定體而可以無所不為也

○告子曰生之謂性

生指人物之所以知覺運動者而言告子論性前後四章語雖不同然其大指不外乎此與近世佛氏所謂作用是性者略相似

子學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曰然白羽之白也

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與曰然

與平韻耳下同白之謂白猶言凡

物之白者同謂之白更無差別也白羽以下孟子再問而生子曰然則是謂凡有生者同是性也

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

之性猶人之性與

孟子又言若果如此則犬牛與人皆有知覺皆能運動其性皆無以異矣於是告子自知其說之非而不

之所得於天之氣也性形而上者也氣形而下者也人物之生莫不有是性亦莫不有是氣然以氣言之則知覺運動人與物若不異也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稟豈物之所得而全哉此人之性所以無不善而為萬物之靈也告子不知性之為理而以所謂氣者當之是以把柄湍水之喻食色無善無不善之說橫纏於心紛紜錯亂而此章之誤乃其本根所以然者蓋徒知知覺運動之蠢蠢然者與物同而不知仁義禮智之粹然者與物異也孟子以是折其義猶矣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

告子以人之知覺運動者為性故言人之其食悅色者即其性故仁愛之心在於內而事物之宜與乎外學者但當用力於仁而不必求合於義也

孟子曰何以謂仁內義外也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

長於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故謂之外

也長上聲下同我長之曰異於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

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也無以異於長人之長與且謂

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與平聲下同張氏曰上異於二字疑行

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為悅者也故謂之內長楚人之長

亦長吾之長是以長為悅者也故謂之外也於我故

有然者也然則耆與夫物則亦耆與嗜同夫音扶言長之

曰耆秦人之炙無以異於耆吾炙夫物則亦告子以食色為性故因其

孟季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孟季子疑孟子之言

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其當敬而行吾心之敬鄉人長於伯

兄一歲則誰敬曰敬兄酌則誰先曰先酌鄉人所敬在

此所長在彼果在外非內也長上聲伯長也酌酌酒也此皆季

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孟子曰敬叔父乎敬弟子彼

將曰敬叔父曰弟為尸則誰敬彼將曰敬弟子曰惡在

其敬叔父也彼將曰在位故也子曰亦曰在位故也庸敬

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惡平聲尸祭祀所主以象神雖子弟為

鄉人在賓客之位也庸常也斯須暫時

所明者而通之○自篇首至此四章告子之辯屢變

其說以求勝卒不聞其能自反而有所疑也此正其

所謂不得於言易求於心者所以卒於困窮而不得其正也

也言因時制宜皆由中出也

季子聞之曰敬叔父則敬敬弟則敬果在

外非由內也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然

則飲食亦在外也

此亦上章者多之義○范氏曰一章問答本指略同皆反覆譬喻以曉當世使明仁義之在內則知人之性善而皆可以為堯舜也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

此亦生之謂性食色性也之意也近世蘇氏胡氏之說蓋如此

或曰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

幽厲興則民好暴

好去聲此即湍水之說也

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

以堯為君而有象以瞽瞍為父而有舜以紂為兄之子

且以為君而有微子啟王子比干

韓子曰性有三品之說蓋如此按此文則微子比干皆紂之叔父而書稱微子為商王

元子疑此或有誤字

今日性善然則彼皆非與

與平聲

孟子曰見若其情

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

乃若發語辭情者性之動也人之情本但以為善而不可以為惡則性之本善可知矣

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

夫音扶才猶材質人之能也人有是性則有是才性既善則才亦善人之為不善乃物欲陷溺而然非其才之罪也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

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

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

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

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

惡去聲鑠式灼反舍上聲徒音師恭者敬之發於外者也敬者恭之主於

中者也鑠以火銷金之名自外以至內也算數也言四者之心人所固有但人自不思而求之耳所以善惡相去之遠由不思不求而不能擴充以盡其才也前篇言是四者為仁義禮智之端而此不言端者彼欲其擴而

充之此直因用以著其本體故言有不同耳

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

好是懿德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

必有則民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好去聲詩木雅蒸民之也則法也夷詩作尋常

也懿美也有物必有法知有耳目則有聰明之德有父子則有慈孝之心是民所秉執之常性也故人之情無不好此懿德者以此觀之則人性之善可見而公都子所問之三說皆不辨而自明矣○程子曰性即理也理則堯舜至於塗人一也才稟於氣氣有清濁稟其清者為賢稟其濁者為愚學而知之則氣無清濁皆可至於善而復性之本盡湯武身之是也孔子所言下愚不移者則自暴自棄之人也又曰論性不論氣不論

性不明一之則不是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愚按程子此說才字與孟子本文小異蓋孟子者專指其發於性者言之故以為才無不善程子兼指其稟於氣者言之則人之才固有昏明強弱之不同矣張子所謂氣質之性是也一說雖殊各有所當然以事理考之程子為密蓋氣質所稟雖有不善而不害性之本善性雖本善而不可以無省察矯揉之功學者所當深玩也

○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

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富歲豐年也賴藉也豐年衣食饒足故有所賴藉為善凶年衣食不足故有以陷溺其心而為暴

今夫麩麥播種而耰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淳然而生

至於夏至之時皆熟矣雖有不同則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

事之不齊也夫音扶麩音牟耰音憂磽苦交反麩大麥也耰覆種也日至之時謂當成熟之期也磽瘠薄也故凡同類者梟

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聖人亦人耳其性之善無不同也

故龍子曰不知足而為屨我知其不為蕢也屨之相似

天下之足同也蕢音匱蕢艸器也不知人足之大小而為之屨雖未必適中然必似足形不至成蕢也

口之於味有同者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嘗者也如使

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

天下何者昆蟲從易牙之於味也至於味天下期於易牙

是天下之舌相似也若與嗜下同易牙古之知味者言易牙所調之味則天下皆以為美也唯耳亦然至

是天下之舌相似也

唯耳亦然至

於聲天下期於師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

師曠能審音者也言師曠所和之音則天下皆以為美也

惟目亦然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

姣者無目者也

姣古卯反子都古之美人也姣好也

故曰口之於味也有同者焉

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至於獨無

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

之所同然耳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

然猶可也艸食曰芻牛羊是也穀食曰

豢天豕是也程子曰在物為理處物為義體用之謂也孟子言人心無不悅理義者但聖人則先知先覺乎此耳非有以異於人也程子又曰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此語親切有味須實體祭得理義之悅心真猶芻豢之悅口始得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

可以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生

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為

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

藥五割反牛山齊之東南山也邑外謂之郊言牛山之木前此固嘗美矣今為大國之郊伐之者衆故

失其美耳息生長也日夜之所息謂氣化流行未嘗間斷故日夜之間凡物皆有所生長也萌芽也蘖芽之旁出者也濯濯光潔之貌材材木也言山木雖伐猶有萌蘖而牛羊又從而害之是以至於光潔而無材木也

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

斤之於木也且且而伐之可以為美乎其日夜之所息乎

且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且晝之所為有措

亡之矣措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

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為未嘗有才焉是豈

人之情也哉

好惡並去聲措上毒反良心者本然之善心即所謂仁義之心也平且之氣謂未與物接之時清明之氣也好惡與人相近言得人心之所同然也幾希不多也措撤也反覆展轉也言人之

良心雖已放失然其日夜之間猶必有所生長故平且未與物接其氣清明之際良心猶必有發見者但其發見至微而且書所為之不善又已隨而格亡之如山木既伐猶有萌蘗而牛羊又牧之而書之所為既有以害其夜之所息夜之所息又不能勝其書之所為是以展轉相害至於於夜氣之生日以浸薄而不足以存其仁義之良心則平且之氣亦不消而所好惡遂與入遠矣

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長上聲山一孔子曰操則存舍音捨與正聲孔子

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言心操之則在此捨之則失去其出入無

定時亦無定處如此孟子引之以明心之神明不測得失之易而保守之難不可頃刻失其養學者當無時而不其力使神清氣定常如平且之時則此心常存無適而非行義矣程子曰心豈有出入亦以操舍而言耳操之之道敬以直內而已○愚聞之師曰人理義之心未嘗無惟持守之即在爾若於讀書之間不至格亡則夜氣愈清夜氣清則平且未與物接之時湛然虛明氣象自可見矣孟子發此夜氣之說於學者極有力宜熟玩而深省之也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或與惑同疑怪也王雖有天下易生之

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

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易去聲暴步卜反見音現暴溫之也我見王之時心猶一日暴

之也我退則語難進之日多是十日寒之也雖有萌蘗之生我亦安能如之何哉今夫弈之為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

則不得也弈秋通國之善弈者也使弈秋誨人弈其人

專心致志惟弈秋之為聽一人雖聽之心以為有鴻鵠將

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為是其智

弗若與曰非然也夫立日扶繳立音灼射食亦反為是之為去聲若與之一與平聲弈圍棋也數技也致極也弈秋善弈者名秋也繳以繩繫矢而射也○程子為講官言於上

曰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官官皆受之時少則可以派養其質而薰陶德性時不能用識者恨之范氏曰人君之心惟在所養君子養之以善則智小人養之以惡則愚然賢人身疎小人易親是以寡不能勝眾正不能勝邪自古國家治日常少而亂日常多蓋以此也○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

也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

亦我所欲也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舍音捨

魚與能掌皆美味而能掌尤美也

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為苟得

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

惡辟皆去聲下同

釋所以舍生取義之意得生也欲生惡死者雖眾人利害之常情而欲惡有甚於生者乃秉義理之良心是以欲生而不為苟得惡死而有所不避也

如使人之所

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

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為也

設使以無兼壽之良心而但有利害之私情則

凡可以偷生免死者皆將不顧禮義而為之矣

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

患而有不為也

由其必有兼壽之良心是以其能舍生取義如此

是故所欲有甚於生

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

之賢者能勿喪耳

喪去聲差惡之心人皆有之但衆人日於利欲而忘之惟賢者能存之而不喪耳

一簞食一豆羹

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噓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

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

食音嗣噓呼故反蹴子六反豆木器也噓吐碎之貌行道之人路中凡人也蹴踐路也乞人之乞乞之人也不屑不以爲辱也言雖欲食

之急而猶惡無禮有齷齪而不食者是其羞惡之本心欲惡有其於生死者人皆有之也

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

鍾於我何加焉為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

得我與

為去聲與平聲萬鍾於我何加言於我身無所增益也所識之窮乏者得我謂所知識之窮乏者感我之惠也上言人皆有羞惡之心此言衆人所以喪之由此三言蓋理義之心雖曰固有而

物欲之蔽亦人所易見也

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宮室之美為之鄉

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妻妾之奉為之鄉為身死而不

受今為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為之是亦不可以已乎

此之謂失其本心

鄉為並去聲為之為並平聲言二者有身外之物其得失比之生死為甚輕鄉為身死而猶不肯受噓蹴之食今乃為此二者而受無禮

義之萬鍾是豈不可止乎本心謂羞惡之心○此章言羞惡之心人所固有或能決死生於危迫之際而不免計豐絀於寡安之時是以君子不可頃刻而不察於斯焉

○子學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

仁者心之德程子之所謂心如穀種仁則其生之性是其也然但謂之仁則人不知其切於己故反而名

之曰入心則可以見其為此身酬酢萬變之主而不可須失矣義者行事之宜謂之人路則可以見其為出入往來必由之道而不可須失矣舍其路

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良哉

舍上聲哀哉二字最宜詳味令人惕然有深省處

人有雞

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

程子曰心至重雞犬至輕雞犬放則知求之放心則不知求豈處其至輕而心

其至重哉弗思而已矣愚謂上兼言仁義而此下專論求放心者能求放心則不違於仁而義在其中矣學問之道無他求其

放心而已矣

學問之事固非一端然其道則在於求其放心而已蓋能如是則志氣清明義理昭著而可以上達

發明矣故程子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己放心切要之言程子又發明之曲盡其指學者宜服膺而勿失也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疼痛害事也如

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

惡去聲不知類言其不知輕重之等也○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

皆知所以養之者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豈愛身不

若桐梓哉弗思甚也

拱把兩手所圍也桐梓二木名○孟子曰人之於身

也兼所愛兼所愛則兼所養也無尺寸之膚不愛焉

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所以考其善不善者豈有

他哉於己取之而已矣

人於一身固當兼養然欲考其所養之善否者惟在反之於身以審其輕重而已矣體有貴賤有小大無以害天無以賊害貴養其小者為小人養其大者為大人

賤而小者腹也貴而大者心志也今有場師

舍其梧檟養其楛棘則為賤場師焉

舍上聲檟音價楛音貳場師以况場一圍者楛桐也楛梓也皆美材也非美材也

材也非美材也

養其二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為狼

疾也

狼善顧疾則不能故以為失肩背之喻

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為其養小以

失大也

為去聲飲食之人專養口腹者也

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為

尺寸之膚哉

此言若使專養口腹而能不失其大體則口腹之養軀命所關不但為尺寸之膚而已但養小之人無不失其大體者故口腹雖所當養而終不可以小害大賤實貴也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為大人或為小人何也孟

子曰從其大體為大人從其小體為小人

鈞同也從隨也大體心也小體耳目之類也

曰鈞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曰耳目之

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

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

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為大人而已矣

官之為言也

耳司聽目司視各有所職而不能思是以蔽於物既不能思而蔽於物則亦一物而已又以物交於心則引之而去不難矣心則能思而以思為職凡事物之來心得其職則得其理而物不能蔽失其職則不得其理而物來蔽之此二者皆天之所以與我者而心為大若能以其理而物來蔽之則事無不思而耳目之官皆聽命於心也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

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

樂音洛天爵者德義可尊自然之貴也

古之人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

脩其天爵以為吾分之所當然者耳人爵從之蓋不待求之而自至也

今之人脩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

之甚者也終亦必亡而已矣要音邀要求也脩天爵以要人爵其心固已惑矣得入爵而棄天爵則其惑又甚焉終必并其所得之人爵而亡之也

○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

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

賤之人之所貴謂人以爵位加之已而後貴也良者本然亦能奪之而使之賤矣若良貴則人安得而賤之哉

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飽足仁義也所以不願人之

膏粱之味也今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

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今之為仁者猶以一杯水救一

車薪之災也不熄則謂之木不勝火此又與於不仁之甚

者也與猶助也仁之能勝不仁必然而遂以為真不亦終必亡而已矣

矣言此人心亦且自息於為仁終必并與其所以為仁之善也○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

者也苟為不熟不如荑稗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

黃音蹄種蒲賣及夫音扶荑稗之似穀者其實亦可食然不能如五穀之美也但五穀不熟則反不如荑稗之熟猶為仁而不熟則反不如為他道之有成是以為仁必貴乎熟而不可徒特其種之美又不可以仁之難熟而

○孟子曰羿之教人射必悉於設學者

亦必志於彀彀音候反羿善射者也志猶期也彀音滿也滿而後發射之法也學謂學射大匠誨人必以規

矩學者亦必以規矩大匠工師也規矩匠之法也此章言事必有法然後可成師會是則無以教弟子舍是則無以學曲藝且然況聖人之道乎

孟子卷之十一

孟子卷之十二

朱熹集註

告子章句下

六九十章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曰禮重

任平聲任國名屋廬子名連孟子弟子也

色與禮孰重復問曰禮重曰以禮食則飢而然不以禮

食則得食必以禮乎親迎則不得妻不親迎則得妻必

親迎乎去迎聲屋廬子不能對明日鄒以告季子季子曰

於答是也何有難也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末可

使高於岑樓揣初委切本謂下未謂上方寸之末至單喻食色岑樓樓之高銳似山者至高喻禮若不取其下之平而金重

於羽者豈謂鈞金與輿羽之謂哉鈞帶鈞也金本重而帶鈞故輕輿禮有輕於食色者羽本輕而一與多故重喻食色有重於禮者

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色之重者

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色重翅與帝同古字通用禮食親迎禮之輕者也飢而或以滅其性不得妻而廢人倫食色之重者

往應之曰終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

不終則不得食則將終之乎踰東家牆而搗其處子則得

妻不搗則不得妻則將搗之乎終音軫搗音妻終戾也搗萃也處子處女也此二者禮與食色皆其重者而以此之相較

則禮為尤重也此章言義理事物其輕重固有大分然於其中又各自有輕重之別聖賢於此錯綜斟酌毫髮不差固不肯枉尺而直尋亦未嘗膠柱而調瑟所以斷之一視於理之當然而已矣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有諸季子曰然趙氏曰曹交曹君之弟也人皆

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

長旬食粟而已如何則可曹交問也食他材能也曰奚有於是亦為

禮記卷之四

七

之而已矣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雛則為無力人矣

今日舉白鈞則為有力人矣然則舉鳥獲之任是亦為

鳥獲而已矣夫人豈以不勝為患哉弗為耳四字本作鳴鴨也從省作匹禮袒說匹為鷺是

也鳥獲古之有力人也能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

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為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

矣後去聲長上聲先去聲夫音扶陳氏曰孝弟者人之良知良能自然之性也堯舜人倫之至亦率是性而已豈能如堯未於是哉揚氏曰堯舜之道大矣而所以為之乃在天行止疾徐之問非有甚高難行之事也

百姓蓋且用而不知耳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

子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之行並去聲言為善為惡皆在我而已

詳曹交之問淺陋麤率必其進見之時禮貌衣冠言動之間多不循曰父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

願留而受業於門見音現假館而其求道之不可見曰天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

人病不求身子歸而求之有餘師夫音扶言道不難知若歸而求之專親敬長之間則性分之內萬理皆備隨處發見無

不可師不必留此而受業也曹交事長之禮既不至求道之心又不篤故孟子教之以孝弟而不容其受業蓋孔子餘力學文之意亦不齊之教誨也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子學子曰何以言

之曰怨弁音盤高子齊人也小弁小雅篇名周幽王娶申后生大子宜臼又得褒姒生伯服而黜由后廢宜臼於是宜臼之傳為作此詩以叙其哀痛迫切之情也

曰固哉高叟之為詩也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已

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見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

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死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

高叟之為詩也關與彎同射食亦反夫音扶固謂執帶不通也為猶治也越蠻夷國名道語也親親之心仁之發也曰凱風何以不

怨勤風抑風篇名衛有七子之母不能安其室子作此以自責也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

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

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幾音幾幾水激也孔

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刑而慕言舜猶怨慕小弁之怨不為不孝也○趙氏曰生之膝下體而分喘息呼吸氣通於親當親而疏然慕號天是以小弁之怨未足為行也

○宋惲將之楚子亭遇於石丘惲口莖反宋姓惲名石丘地名曰先生將何之

曰吾聞秦楚構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

楚王不悅我將見秦王說而罷之王我將有所遇焉

無問其詳願聞其指說之將何如我將言其不利也說音稅時宋惲方欲見楚王恐其不悅則將見秦王也遇合也接莊子書有宋鉞者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上說下教強聒不舎疏云齊宣王時人以事考之疑即此人也曰軻也請

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徐氏曰能於戰國擾攘之中而以罷兵息民為說其志可謂大矣然以

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

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為人臣者懷利

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利以事

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

者未之有也樂音洛下同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

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義也

為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

為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

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

王去聲此章言休兵息民為事則一然

其心有義利之殊而其

○孟子居鄒季任為任處守以幣

交受之而不報處於平陸儲子為相以幣交受之而不報

任平聲相去聲下同趙氏白季任任君之弟任君之弟任君朝會於隣國季任為之居守其國也儲子齊相也不報者來見則當報之信以幣交則不必報也

他日由鄒之任

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屋廬子喜曰連得聞矣

屋廬子知孟子之處此必有義理故喜得其間隙而問之

問曰夫子之任見季子之齊不見儲子

為其為相與

為其之為去聲下同與平聲言儲子但為齊相不若季子攝守君位故輕之耶

曰非也書曰享多儀

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

書周書洛誥之管而享奉上也儀禮也物幣也役用也言雖享而禮意不及其幣則是不享矣以其不用志

為其不成享也

孟子釋書意如此

屋廬子悅或問之屋廬子曰季子未

得之鄒儲子得之平陸

徐氏曰季子為君居守不得往他國以見孟子則以幣交而禮意已備儲子為齊相可以至齊之境內而不來見則雖以幣交而禮意不及其物也

○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為人也後名實者自為也天子在

三卿之中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

先後為皆去聲名聲譽也實事

功也言以名實為先而為之者是有志於救民者也以名實為後而不為者是欲獨善其身者也名實未加於上下言士未能正其君下未能濟其民也

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湯五就桀

者伊尹也不惡汙君不辭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

道其趨也者何也曰行也君子亦仁而已矣

惡趨並去聲仁者無私心而合天理之謂揚氏曰伊尹之就湯以三聘之勤

也其就桀也湯進之也湯豈有伐桀之意哉其進伊尹以事之也欲其悔過遷善而已伊尹既就湯則以湯之心為心矣及其終也人歸之天命之不得已而伐之耳君湯初求伊尹即有伐桀之心而伊尹遂相之以伐桀是以取

天下為心也以取天下為心豈聖人之心哉

曰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為政子柳子思

為臣。魯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

公儀子名休為魯相子

柳池柳也削地見侵奪也脫譏孟子雖不

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

而霸。不用賢則亡。削何可得與。

百里奚與正聲前篇

曰。昔王豹處於

淇而河西善謳。繇駒處高唐而齊右善歌。莖周杞梁之

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內必形諸外。為其事而無其

功者。髡未嘗覩之也。是故無賢者也有則髡必識之。

華去聲王豹衛人善謳其水名繇駒齊人善歌高唐齊西邑莖周杞梁二人皆齊臣戰於莖其妻哭之哀國俗化之皆善哭髡以此譏孟子仕齊無功未足為賢也

曰。孔子為魯司寇。

用從而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不知者以為為肉也。其知者以為為蠶也。

孔子則欲微罪行。不欲為苟去。君子之所為。衆人固不識也。

稅音脫為無之為去聲史記孔子為魯

司寇攝行相事齊人聞而懼於是以及女樂遺魯君季桓子與魯君在觀之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人且如致膳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郊又不致膳桓子大夫孔子遂行孔子言以為為肉者固不足道以為為蠶則亦未為深知孔子者蓋聖人於父母之國不欲顯其君相之失又不欲為無故而苟去故不以女樂去而以膳肉行其見幾明矣而用意忠厚固非衆人所能識也然則孟子之所為豈髡之所不能識哉○尹氏曰淳于髡未嘗管知仁亦未嘗識賢也宜乎其言若是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

趙氏曰五霸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也三王夏禹商湯周文武也丁氏曰夏昆吾商太彭豕章周齊桓晉文謂之五霸

天子適諸侯曰巡狩。

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

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

地。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倍克在位。則有讓。不朝則

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是故天子討

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者擄諸侯以伐諸侯者也故曰

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

朝音潮辟與關同治去聲慶賞也其地以賞之也括克聚斂也護責也移之者誅其人而變置之也討者出命以討其罪而使方伯連師

師諸侯以伐之也伐者奉天子之命聲其罪而伐之也擄率也五霸擄諸侯以伐諸侯不用天子之命也自入其疆至則有讓言怒狩之事自一朝至六師移之也言述職之事

五霸桓公

為盛衰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初命曰誅不孝無

易樹子無以妾為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

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

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曰凡

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今之諸侯皆犯此五禁

故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

歃所治反糴音狄好去聲按春秋傳僖公九年葵丘之會陳牲而不殺置書於牲上壹明天子之禁樹正也已立世子不得

禮易初命三事所以修身正家之要也賓賓客也旅行旅也皆當有以待之不可忽也也士世祿而不世官恐其未必賢也官事無攝當廣求賢才以充之不可以闕又廢事也取士必得其人也無專殺大夫有罪則請命于天子而後殺之也無曲防不得曲為隄防雍泉也邊水以專不利病鄰國也無遏糴鄰國不荒不得閉糴也無有封而不告者不得專封國邑而不告天子也

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今之大夫皆逢君

之惡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長上聲君有過不能諫又順之者長君

之惡也君之過未萌而先意道之者逢君之惡也○林氏曰邵子有言治春秋者不先治五霸之功罪則事無統理而不得聖人之心春秋之間有功者亦有其亦若此也與然五霸得罪於三王今之諸侯得罪於五霸皆出於異世故得以逃其罪至於今之大夫宜得罪於今之諸侯則同時矣而諸侯非惟莫之罪也乃以為良臣而厚禮之不以為罪而反以為功何其謬哉

○魯欲使慎子為將軍

慎子

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

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

教民者教之禮義使知入事父兄出事長土也用以使之戰也

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

是時魯蓋欲使慎子代齊取南陽也故孟子言就使慎子善戰有功如此且猶不可

慎子勃然不悅曰此則滑釐所不識也

滑音骨
滑釐慎
子名

曰吾明告子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諸

侯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

待諸侯謂待其朝觀
聘問之禮宗廟典籍
祭祀會同之常制也

周公之封於魯曾為方百里也地非

不足而儉於百里太公之封於齊也亦為方百里也

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

二公有大勲勞於天下
而封國不過百里儉
止而不過之意也

百里者五子以為有王者作則曾在所損乎在所益

乎

魯地之大者并合小
國而得之有至者
作則必在所損矣 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為況

於殺人以求之乎

徒望也言
不殺人而
取之也

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

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

當道謂事合
於理志仁謂
心在於仁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

曰我能為君辟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

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

為去聲
辟與開
同如與

向同下
同辟開
墾也

我能為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

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為之強戰是

輔桀也

約要結也與
國和好相與
之國也

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

下不能一朝居也

言必爭奪
而至於危
亡也

○白圭曰吾欲下而取

何如

白圭名丹周人也欲更稅法
記白圭能薄飲食心者欲與
童僕同苦樂祭觀時變及棄
我取人取我與以此居積致
富其為此論蓋欲以其術施
之國家也

孟子

曰予之道路殆道也

路音陌
北方夷狄
之國名也

萬室之國入陶則可乎曰

不可器不足用也。孟子設喻以知其不可也。曰夫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

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帛殯殮無百

官有司故于取而足也。夫音扶北方地寒不生五穀黍是熟故生之殯食殯以飲食饋安之禮也。今居中國

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無君臣祭祀交際之禮是去人倫無百官有司是無君子。陶以寡且

不可以為國況無君子乎。因其折之。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

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而稅

之道也多則桀寡則貉今欲輕重之則是貉小桀而已。○白圭曰丹之治水愈於禹。趙氏曰當時諸侯有

子墨子曰子過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水之順性

是故禹以四海為壑今吾子以鄰國為壑。水逆水逆行謂

之泔水泔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惡也吾子過矣。惡去聲水逆行者下流壅塞故水逆行

今乃壅水以害之入則與洪水之災無異矣。○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亮乎聲亮信也與諒同惡乎執言凡事苟且無所執持也。

○魯欲使樂正子為政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寤。喜其得道之公孫

吾自樂正子強乎曰否有知慮乎曰不多聞識乎曰否。知去聲此三者皆當世

之所尚而樂正子之所短故正疑而歷問之。然則奚為喜而不寤曰其為人也好善。好去聲

好善足乎。也問丑。曰好善優於天下而況魯國乎。優有餘裕也言雖治天下尚有餘力也。夫苟

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來告之以善。夫音扶下同輕

苟不好善則人將曰訑訑予既已知之矣訑訑之聲其顏色

距人於千里之外士止於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

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

地音移治去聲詘池自足其知不嗜善言之貌君子小人迭為消長直諫多聞之士遠則諫諸面諛之人至理勢然也此章言為政

不在於用丁已之長而貴於有以承天下之善

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則仕乎子曰所就所

去三有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

言弗行也則去之所謂見行可之仕若孔子於季桓子是也受女樂而不朝則去之矣其次雖未行其言也迎之

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所謂際可之仕若孔子於衛靈公是也故與公遊於圍公仲視蜚鴈而後去之其

下朝不食夕不食飢餓不能出門君聞之曰吾大者不能

行其道又不能從其言也使飢餓於我地吾處之周之亦

可受也免然而已矣所謂介養之仕也君之於民固有周之之義況此又有過之言之所以可受然求至於飢餓不能出門戶則猶不受也其且免然而已其所受亦有節矣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傳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

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悅音說

舜耕歷山三十登庸說統傳嚴武丁舉之賜高遭亂鬻

故天將降大任於

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

亂其所為所以動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曾與增同降大任使之下是也空窮也若舜以

也拂戾也言使之所為不遂多背戾也動心忍性謂竦動其心堅忍其性也然所謂性亦指氣稟食色而言耳程子曰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

人恒過然後能改困於

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衡與橫同恒常也猶言大率也橫不順也作奮起也徵驗也喻曉也此

又言中人之性常必有過然後能改蓋不能謹平且故必事勤窮蹙以至困於心橫於慮然後能奮發而與起不能廢於幾微故必事理暴著以至驗於人之色發於人之聲然後能悟而通曉也

入則無

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拂與弼同此言國亦然也法家法度之世臣也

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於憂患而死由於安樂矣○尹氏曰言困窮拂鬱能堅入之

志而熟人之
仁以安樂失
之者多矣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

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

多術言非一端質繁也不以其人爲累而拒絕之所謂小質
之教誨也其人若能感此退自脩省則是亦我教誨之也○
尹氏曰言或抑或揚或與或不與各因其材而篤之無非教也

孟子卷之六

孟子卷之七

朱熹集註

盡心章句上

凡四章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

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衆理而

應萬事者也性則心之所具之理而天又理之所從以出者也人有是心莫非全體然不窮理則有所蔽而無以盡乎此心之量故能極其心之全體而無不盡者必其能窮天理而無不知者也既知其理則其所從出亦不外是矣以大學之序言之知性則物格之謂盡心則知至之謂也

存謂操而不捨養謂順而不害事則奉承而不違也 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

殊壽不貳修身以後之所以立命也

殊壽短長

也貳疑也不貳者知天之至脩身以俟也則事天以終身也立命謂全其天之所賦不以入爲害也○程子曰心也性也天也一理也自理而官謂之天自稟受而言謂之性自存諸人而言謂之心張子曰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愚謂盡心知性而知天所以造其理也存心養性以事天所以履其事也不知其理固不能履其事然徒造其理而不履其事則亦無以有諸己矣知天而不以殊壽貳其心智之盡也專

天而能修身以俟。致仁之至也。智有不盡。固不知所以為仁。然智而不仁。則亦將流蕩不法。而不足以為智矣。

○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惟莫之致。而至者乃為正命。故君子修身以俟。所以順受乎此也。是故知命者不立巖牆之下。

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盡其道則所值之吉凶皆莫之致而至也。

桎梏死者非正命也。桎梏所以拘罪人者。言犯罪而死。與立巖牆之下者。同皆人所取。非天所為也。此章與上章蓋一時之言。所以發其未盡之意。

○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

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舍。上聲。在我者。謂仁義禮智。凡性之所有者。有道言不可求。求者。命則不可得。在外者。謂富貴利達。在外物皆是。趙氏曰。言求在外者。由己富貴在天。始不可求。從吾所好。皆備於我矣。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誠樂。莫大焉。此言理之本然也。大則君臣父子。小則事物。細微其當然之理。無一不具於性分之內也。

強恕而行。求仁莫逾焉。樂音洛。誠實也。言反諸身而所備之理。皆如惡惡具。好色之實。然則其行之不待勉強而無不利矣。其為樂。孰大於是。

○孟子曰。夫自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

強勉強也。怨推己以及人也。反身而誠則仁矣。其有未誠則猶有私意之隔。而理未純也。故當凡事勉強推己及人。庶幾心公理得。而仁不遠也。此章言萬物之理具於吾身體之而實則道在我而樂有餘行之以恕則私不容而仁可得。

知其道者衆也。著者知之明。察者識之精。言方行之而不

○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趙氏曰。人能恥己之無所恥。是能改行從善之人。終身無復有恥辱之累矣。

○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恥者吾所固有。羞惡之心也。存之則進於聖賢。失之則入於禽獸。故所繫為甚大。為機

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為機械變詐之巧者。所為之事。皆人所深恥。而彼方且自以為得計。故無所用其愧恥之心也。不恥不若

人何若人有。但無恥一事。不如人。則事事不如人矣。或曰。不恥其不如人。則何能有如人之事。其義亦通。或問。人有恥不能之。心如何。程子曰。恥其不能而為之。可也。恥其不能而掩藏之。不可也。

○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古之賢士何獨不然。

樂其道而忘人之勢。故夫公不致敬盡禮。則不得晉之

樂其道而忘人之勢。故夫公不致敬盡禮。則不得晉之

見且猶不得亟而況得而臣之乎

好去聲樂音洛亟去吏反言君當屈己以下賢士不枉道而求利二者勢若相反而實則相成

蓋亦各盡其道而已

○孟子謂梁句踐曰好遊乎吾語子遊

句音鉤好語皆去聲宋姓句

踐名遊說也

人知之亦賢置鼻人不知亦賢置鼻

趙氏曰置鼻置首得無欲之貌

曰何如斯

可以置置鼻矣曰尊德樂義則可以置置鼻矣

樂音洛德謂所得之善尊之則有以自重而不

慕乎人爵之榮義謂所守之正樂之則有以自安而不徇乎外物之誘矣

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

離力智反言不以貧賤而移不以富貴

樂義見於行事之實也

窮不失義故士得己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

望焉

得己言不失己也民不致治而个果如所望也

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脩

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

見音現見謂名實之頭也此又言士得己民不失望之實

此音言內重外輕則無往而不善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

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

夫音扶興者感動奮發之意凡民庸常之人也豪傑有過人之才智者也蓋降喪乘奔人所同得惟上智之資無物欲之蔽為能無待於教而

自能感發以有為也

○孟子曰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儼然則過

人遠矣

欲音坎附益也韓魏晉卿富家也欲然不自滿之意尹氏曰言有過人之識則不以富貴為事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

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

程子曰以佚道使民則民欲佚之也播穀乘屋之類是也以生道殺民

謂不欲生之也除害去惡之類是也蓋不得已而為其所當為則雖嗚民之欲而民不怨其不然者反是

○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

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

皞胡老反驩虞與歡娛同皞皞廣大自得之貌程子曰驩虞有所造為而然豈能久也耕田鑿井帝力何有於我如天之自然乃王者之政揚

氏曰所以致入驩虞必有違道于譽之事若王者則如天亦不令入喜亦不令人怒

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

善而不知為之者

此所謂皞皞如也庸功也豐氏曰因氏之所惡而去之非有心於殺之也何庸之有輔其性之自然使自得之故民心於利之也何庸之有輔其性之自然使自得之故民

日遷善而不知誰之所為也

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

豈曰小補之哉

夫音扶君子聖人之通稱也所過者化身所經歷之處即人無不化如舜之耕歷山而甲者讓畔陶河濱而器不苦窳也斯行綏斯來動斯和莫知其所以然而然也是其德業之成豈乃與天地之化同運並行舉一世而甄陶之非如霸者但小小補塞其罅漏而已此則王道之所以為大而學者所當盡也

○孟子曰

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

程子曰仁言謂以仁厚之言加於民仁聲謂仁聞謂有仁之實而為衆所稱道者也此尤見仁德之昭著故其感人尤深也

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

政謂法度禁令所以制其外也教謂道德齊禮所以格其心也

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心

得民財者百姓足而君無不足也得民心者不遺其親不後其君也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

其良知也

良者本然之善也程子曰良知良能皆無所由乃出於天不繫於人

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

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

長上聲下同孩提二三歲之間知孩笑可提抱者也愛親敬長所謂良知良能者也

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

言親親敬長雖一人之私然達之天下無不同者所以為仁義也

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

野人者幾希及其聞善言見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

能禦也

行去聲居深山謂耕歷山時也蓋聖人之心至虛至明渾然之中萬理具一有感觸則其應甚速而無所不通非孟子造道之深不能形容至此也

○孟子曰無

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

季氏曰有所不為不欲人皆有心也一至於此意正萌而不能以禮義制之

則為所不為欲所不欲者多矣能反是心則所謂擴充其羞惡之心者而義不可勝用矣故曰如此而已矣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

者恒存乎疾疾

知去聲疾丑及切德慧者德之慧術知者術之知疾疾猶災患也言人必有疾疾則能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也

獨孤臣孽

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蓬

孤臣遠臣孽子庶子皆不得於君親而常有疾疾者也達謂達於事理也即所謂德慧術知也

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為容悅者也

阿狗以為容悅迎以為悅此鄙夫之事妾婦道

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為悅者也

言大臣之計安社稷如小人之務悅其君眷眷於此而不忘也

有太民者

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

民者無位之稱以其全盡天理乃天

而不悔不肯小用其道以

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

而上下化

斯民然後出如伊呂之徒

○孟子曰

君子有三樂而天下不與存焉

樂音洛王

父母俱存兄

弟無故一樂也

此人所深願而不可得者今既得

仰不愧於天俯不作於人二

樂也

程子曰人能克己則仰不愧俯不作心廣體胖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

盡得一

之才而所以所樂乎已者教而養之則斯道之傳得

君子有三樂而天下

下不與存焉

林氏曰此三樂者一係於天

○孟子曰廣土衆

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

樂音洛下同地闢民聚

中天下而立

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

君

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

分去聲

之全體故

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晬然見

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

晬音粹見音現盎音浪反

義禮智性之四德也根本也生發見也晬然清和潤澤之貌盎音盈盈溢之意施於四體謂見於動作威儀之間也喻曉也四體不言而喻言四體不待吾言而自能曉吾意也蓋氣稟清明無物欲之累則性之四德根於心其積之盛則發而著見於外者不待言而無不順也程子曰晬面盎背皆積盛致然四體不言而喻性有德者能之○此章言君子固欲其道之大行然其所得於天者則不以是而有所加損也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

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

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天下有

善養老則仁人以為己歸矣

辟去聲下同大他蓋反己歸謂己之所歸餘見前篇

五畝之宅樹

牆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雞五彘

無失其時老者足以無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之六口

之家可以無飢矣

衣去聲此文王之政也一家養母雞五母彘二也餘見前篇

所謂西伯善養老

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五十非帛

不煖七十非肉不飽不煖不飽謂之凍餒文王之民無凍

餒之老者此之謂也

田謂百畝之田里謂五畝之宅樹謂耕桑餒謂雜也趙氏曰善養老者故道之使可以養其老耳非家賜而人益之也

○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

易斂皆去聲易治也疇耕治之田也

食之以時困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

勝音升教財用足也

民非水火

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門戶求水火無弗與者至足矣聖人

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正者

焉於度反水火民之所急道其愛之而反不愛者多故也尹氏曰言禮義生於富足民無常產則無常心矣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

魯登太山而小天下故觀於海者難為水遊於聖人之

門者難為言

此言聖人之道大也東山蓋魯城東之高山而大山則又而大山則又高矣此言所處益高則其視下益廣見賢者不足觀也難為水難為言猶不可為眾之意

觀水有術必觀其濶身有明容光必照焉

此言道之有本也濶水之流急處也明者光之

體光者明之用也觀水之濶則知其源之有本矣觀日月容光之隱無不照則知其明之有本矣

流水之為物也不盈科而行

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

言學當以漸乃能至也成章所積者厚而文章外見也達者足於此而通於彼也

章言聖人之道大而而有本學之者必以其漸乃能至也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者舜

之徒也雖未至於聖人亦雞鳴而起孳孳為利者蹠之徒也

也蹠盜也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程子曰言問者謂相失不遠所爭毫末耳善與

利公私而已矣才出於善便以利言也○楊氏曰舜蹠之相去遠矣而其分乃在利善之間而已是豈可以不謹然講之不熟見之不明未有不以利為義者又學者所當深察也或問雞鳴而起若未接物如何為善程子曰只主善

於敬使○孟子曰揚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為我之為去聲揚子名朱取者僅定之意取為我者僅足於為我而已不及為天下也列子稱其言曰伯成子高不以下處利物是也

利天下為之故上聲墨子名翟兼子莫執中執中為近之執子莫魯之賢者也知揚墨之失中故度於二者之間而執其中也近道也權稱鍾也所以稱物之輕重而取中也執中而無權則膠於一定之中而不知變是亦執一而已矣程子曰中字最難識須是默識心通且試言一聽則中央為中一家則聽非中而堂為中一國則堂非中而國之中為中推此類可見矣又曰中不可執也識得則事事物物皆有自然之中不待

中無權猶執一也子莫魯之賢者也知揚墨之失中故度於二者之間而執其中也近道也權稱鍾也所以稱物之輕重而取中也執中而無權則膠於一定之中而不知變是亦執一而已矣程子曰中字最難識須是默識心通且試言一聽則中央為中一家則聽非中而堂為中一國則堂非中而國之中為中推此類可見矣又曰中不可執也識得則事事物物皆有自然之中不待

所惡執一者為其賊道也擧一而廢百也安非安排著則不中

則不中賊害也為我害仁兼愛害義執中者害於時中皆擧一而廢百者也○此章言道之所貴者中之所貴者權揚氏曰禹稷三過其門而不入苟不當其可則與墨子無異顏子在陋巷不改其樂苟不當其可則與楊氏無異子莫執中為我兼愛之中而無權稱隣有闕而不知閉戶同室○孟子曰有闕而不知救之是亦猶執一耳故孟子以為賊道禹稷顏回○孟子曰易地則皆然以其有權也不然則是亦揚墨而已矣

飢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食之正也飢渴害之也豈惟口腹有飢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口腹為飢渴所害故於飲食不暇擇而失其正味人心為貧賤所害故於富貴不暇擇而失其正理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為心害則不及人不為憂矣人能不以貧賤之故動其心則過人遠矣

○孟子曰抑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辨之意抑下惠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不怨阨窮不懼直道事人至於三黜是其介也○此章言抑下惠和而不流與孔子論夷齊不念舊惡意正相類皆聖賢微頭闡幽之意也

有為者辟若掘井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猶為棄井也壁音軛音刃與軛同八尺曰仞言鑿井雖深然未及泉而止猶為自棄其井也○呂侍講曰仁不如堯孝不如舜學不如孔子終未入聖人之域終未至於天道未免為半途而廢自棄前功也

○孟子曰

○孟子曰

○孟子曰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

不假脩習湯武之身體道以復其性五霸則假借仁義之名以求濟其貪欲之私耳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聲平惡

歸還也有實有也言猶其名以終身而不自知其非真有或曰蓋堯舜人莫覺其偽蓋亦通舊說久假不歸即為真有則誤矣○尹氏曰性之者與道也身之者履之也及其成功則一也五霸則假之而已是以功烈如彼其里也

○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狎于木頃放太甲于桐氏大悅

太甲賢又及多民大悅予不狎于木頃放太甲于桐氏大悅賢者之為

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予自暑伊尹之志則可

無伊尹之志則篡也與平聲伊尹之志無一毫之私者而○公孫丑曰詩曰

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君子居是國也

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不素

餐兮孰大於是餐七丹反詩魏國風伐檀之篇素空也無功而食祿謂之素餐此與伊尹陳相彭更之意同○王子墊問曰

士何事墊于念反墊齊王之子也上則公卿大夫下則農工商賈皆有所事而士孟子曰尚志志者心之所之也上孟子曰尚志

既未得行公卿大夫之道又不當為農工商賈之業則高尚其志而已曰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

罪非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

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惡平聲非仁非義之事雖小不為而所居所由無不在於仁義此士所

以尚其志也大人謂公卿大夫言上雖未得大人之位而其志如此則大人之事體用已全若小人之事則固非所當為也○孟子曰仲子不義與之

齊國而弗受人貨信之是舍簞食豆羹之義也人莫大

焉○親戚君臣上下以其不者信其大者奚可哉舍音仲子也

三仲子設若非義而與之齊國必不肯受齊人皆信其賢然此但小廉耳其弟兄離母不食君祿無人道之木倫罪莫大焉豈可以小廉信大也而遂以為賢哉○挑應問曰

舜為天子，臯陶為士，鼓鼙殺人，則如之何？

挑應孟子弟子也，其意以為舜雖愛父而不可

以私害公，臯陶雖執法而不可以刑天子之父，故設此問以觀聖賢用心之所極，非以為真有此事也。

孟子曰：執之而已矣。

言臯陶之心知有法而

已不知之，有天子之父也。

曰：夫舜惡得而禁之？

夫有所受之也。

夫音扶，惡平聲，臯陶之法有所傳受，非所敢移，雖天子之命亦不得而廢之也。

然則竊鈔之何？

挑應也。

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訥然樂而忘天下。

此意互相發。○此章言為士者，但知有法而不知天子父之為尊，為子者，但知有父而不知天下之為大，蓋其所以為心者，莫非天理之極，人倫之至，學者察此而有得焉，不待較計論量而天下無難處之事矣。

○子學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子，喟然歎曰：居移氣，養移體，大哉居乎！夫非盡人之子與？

夫音扶，與平聲，范音齊，居謂所處之位，養奉養也，言人之居處所繫甚大，王子亦人之子耳，特

孟子曰：王子宮室，車馬衣服多與

人同，而王子若彼者，其居使之然也。況居天下之廣居

以所居不同，故所養不同，而其氣體有異也。

者乎？

廣居，見前篇尹氏曰：辟然，見於面，盎於背，居天下之廣居者，然也。

魯君之宋，呼於垓澤之門，守者

曰：此非吾君也，何其聲似我君也。此無他，居相似也。

獸震恐也。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

拘。可以踐形。○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

承前是將，程子曰：恭敬雖因威儀，幣帛而後發，見然幣之未將時，已有此恭敬之心，非因幣帛而後有也。

此言當時諸侯之待賢，無其實也，拘而田也。

人之有形色，無不各有自然之理，所謂天性也。踐如踐言，之踐蓋衆人有是形而不能盡其理，故無以踐其形。惟聖人

有是形而又能盡其理，然後可以踐其形而無歉也。○程子

食立曰嗣，畜計六反，交接也，畜養也。獸謂犬馬之屬也。

呼去聲，垓澤宋城門名也，孟子又引此事為證。

張鄒皆云：養文也。

王子宮室車馬衣服多與人同，而王子若彼者，其居使之然也。況居天下之廣居者乎？

曰此言聖人盡得人道而能充其形也蓋人得天地之正氣而生與萬物不同既為人須盡得人道然後稱其名衆人有之而不知賢人踐之而未盡能充其形惟聖人也揚氏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物者形色也則者性也各盡其則可以踐形矣

○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為甚之喪猶愈於已乎已猶也孟子曰是猶或終其兄之臂子謂之姑

徐徐爾亦教之孝弟而已矣終之忍友終戾也教之以孝弟之道則彼當自知兄之不可戾而喪之不可短

其傳為之請數月之喪公孫丑曰若此者何如也陳氏曰王子所生之母死歷於嫡母而不敢終喪其傳為請於王欲使德行數月之喪也時又適有此事丑問如此者是非何如按儀禮公孫丑為其母練冠布衣緦緣既葬除之疑當時此禮已廢或既葬而未忍即除故請之也

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雖加一日愈於已謂夫莫之禁而弗為者也天立扶一曰王子欲終喪而不可得其傳為請雖止得始一且猶勝不加我前所譏乃謂夫莫之禁而自不為者耳○此章言三年之通喪天經地義不交則私意有所短長亦之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下文五者蓋因又品高下或相去遠近先後之不同

有如時雨化之者時雨及時之雨也草木之生播種封殖人力已至而未不自化所以者雨露之滋耳及此時而雨之則其化速矣教人之妙亦猶是也若孔子之於顏曾是已

有成德者有達財者財與材同此各因其所長而再闕達財如孔子之於由賜有答問者

有私淑艾者艾音又私竊也叔善也艾治也人或不能及門受業但聞君子之道於人而竊以善治其身是亦君子教誨之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合其若春矣聖賢施教各因其材小以成小大以成大無棄人也

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為可幾及而且孳孳也幾音幾孟子

子曰大匠不為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為拙射變其設

率為去聲設古侯反率音律設率總帥也君子引而不發躍如

之限也言教人者皆自不可易之法不容自賤以徇學者之不能也

至情則不少者有以企而及之矣

就所問而答之若孔子之於樊遲違萬章也

所及若孔子之於陳亢夷之是也孟子亦曰予夫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

聖賢施教各因其材小以成小大以成大無棄人也

也中道而能者從之

引也發發矣也躍如如踊躍而

于

時者之引弓而不發失然其所不送者已如踴躍而見於前矣中者無過不及之謂中道而立言其所難非易能者從之也此章言道有定體教有成法異不可抗高不可賤語不能顯默不能藏

○子墨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

殉如殉葬之殉以死隨物之名也身出則道在道屈則身在必退以死相從而不離也

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

以道從人妾婦之道

○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若在所禮而不答何也

更平聲趙氏曰滕更滕君之弟來聘者也

孟子曰挾貴而問挾賢而問挾長而問

挾有勲勞而問挾故而問皆所不答也滕更有二焉

長上聲趙氏曰謂挾貴挾賢也尹氏曰有所挾則受道之心不專所以不答也此言君子雖論人不倦又惡夫意之不誠者

○子墨子曰於不可

己而已者無所不己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也

已止也謂所不

得不為者也所厚者當厚者也此言不及者之弊

其進銳者其退速

進銳者用心太過其氣易衰故退速三者之弊理勢必然雖過不及之不同然卒同歸於廢也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

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物謂禽獸草木愛謂取之有時用之有節程子曰仁推己及人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於民則可於物則不可

統而言之則皆仁也而而言之則有序楊氏曰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無差等所謂理而分殊者也尹氏曰何以有是差等不故也無偽也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

也當務之為急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為務堯

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

賢也

知者之知並去聲知者固無不知然常以所當務者為急則事無不洽而其為知也大矣仁者固無不愛然常急於親賢則恩無不洽而其為仁也博矣

不能三年之喪

而總小功之察放飯流歎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

飯扶晚反歎昌悅反

三年之喪服之重者也總麻三月小功

五月服之輕者也察致詳也飯大飯流此長歡不敬之大者也齒決齧斷乾肉不敬之小者也講求之意此章言君子之於道識其全體則心不狹知所先後則事有序豐氏曰智不急於先務雖偏知人之所知偏能人之所能徒精神而無益於天下之治矣仁不急于親賢雖有仁民愛物之心少人在位無由下達聰明且蔽於上而惡政且加於下此孟子所謂不知務

孟子卷之十三

孟子卷之十四

朱熹集註

盡心章句下

凡三十八章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

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所謂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也公孫丑

曰何謂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

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是之謂以

其所不愛及其所愛梁惠王以下孟子答辭也糜爛其民使之戰關秦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

此則有之矣春秋每書諸侯戰伐之事必加譏貶以著其擅征者上

及其所愛也○此承前篇之末三章之意言仁人之恩自內及外不仁之禍由疏遠親

善於此者則有之如召陵之師之類是也

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

征所以正人也諸侯有罪則天子討而正之此春秋所以無義戰也

孟子曰盡信

書則不如無書

程子曰載事之辭容有重稱而過其實者學者當識其義而已苟執於辭則時或有害於義不如無書之命也

吾於武成取二三

策而已矣

武成周書篇名武王伐紂歸而記事之書也策也策竹簡也取其二三策之旨其餘不可也程盡信也程子曰取其奉天伐政施仁之法而已

仁人無敵矣

下以至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杵春杵也或作鹵猶也武成言武王伐紂之前徒倒戈政于後以北血流漂

程孟子言此則其不可信者然書本意乃謂商人自相殺非謂武王殺之也子孟子之設是言懼後世之惑且長不仁之心耳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為

陳我善為戰大罪也

陳去聲制行伍曰陳交兵曰戰

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南

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為後我

好去聲此引湯之事以明之解見前篇

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

兩去聲賁立日弁又以武王之車明之也兩車數一車

兩輪也千書序作百

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斃用稽

書言恭哲又與此小異子孟子之意當云王謂商人曰無畏我也我來伐紂本為安寧汝非敵商之百姓也於是商人稽首至地如角之崩也

征之為言正也各欲

正己也焉用戰

焉於虔反民為暴君所虐皆欲仁者正己之國也

○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

人規矩不能使人巧

尹氏曰規矩法度可告者也巧則在人雖太匠亦未如之何也曰蓋下學可

○孟子曰

舜之飯糗茹水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為天子也被袷衣

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

飯上聲糗去久反如音汝袷之忍及果說文作裸也果反飯食也糗乾糲也如亦食也袷重衣也二女堯二女也果女侍也言聖人之心不以貧賤而有慕

於外不以富貴而有動於中隨遇而安無預於己所性分定故也

○孟子曰吾今而後殺人親之重也

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

之也間耳

間去聲言吾今而後知者必有所為而感發也下問者我往彼來間一人耳其實與自害其親無異也范氏曰知此則愛敬人之親人亦愛敬其親矣

○孟子曰

古之為關也將以禦暴

非

今之為關也將以為暴

出

孟子卷四
入○范氏曰古之耕者什一後世或收木半之稅此以賦斂為暴也文王
之囿與民同之齊宣王囿為辨國中此以園囿為暴也後世為暴不止○孟子
於關若使孟子用於諸侯必行文王之政凡此之類皆不終日而改之○孟子

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於妻子

道者以行言之不行者道不行也使人不以道者以事言之不能行者令不行也○孟子曰周于利者凶年不能殺周

于德者邪世不能亂周足也積之厚則朝○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于

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彘羹見於色好乘食比自去聲見立現好名之人矯情于與言是以能讓于乘之國然若木非能輕富

貴之人則於得失之小者反不覺其具情之發見矣蓋觀人不於其所勉而於其所忽然後可以見其所安之實也○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

空虛空虛言若無人然無禮義則上亂禮義所以辨上下定民心無政事則財用不足

生之無道取之無度用之無節故也○尹氏曰三者以仁賢為本無仁賢則禮義政事處之皆不以其道矣○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

矣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言不仁之人雖其私知可以次益于乘之國而不可以得天下者有矣然皆自秦以來不仁而得天下者有矣然皆

一再傳而失之猶不得也所謂得天下者必如三代而後可○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社神土

得乎天子為諸侯得乎諸侯為大夫丘民田野之民至微賤也然得其心則天下歸之天子至尊貴也而得其心者不過為是故得乎丘民而為天子

諸侯危社稷則變置諸侯無道將使社稷為人所滅則當更立賢君犧牲既成

祭則毀其壇壝而更置之亦年不順成也○孟子曰聖人百世之

樂成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成音盛

祭則毀其壇壝而更置之亦年不順成也○孟子曰聖人百世之

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

有立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奮乎百世

之上句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非聖人而能若是

乎而況於親炙之者乎

興起感動奮發也親炙親近而熏炙之也餘見前篇

○孟子曰仁也者

人也合而為之道也

仁者人之所以為人之理也然仁理也人物也以仁之理合於人之身而言之乃所謂道者也○程子曰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是也或曰外國本入也之下有

義也者宜也禮也者履也知也者知也信也者實也凡十字今按如

此則理極分明然未詳其是不否也

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去齊接淅而行去他國之道也

○孟子曰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

出重

○孟子曰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

趙氏曰為士者益多為衆口所訾此則當從士

詩云憂心悄悄

曰無傷也士憎茲多口

趙氏曰為士者益多為衆口所訾此則當從士

詩云憂心悄悄

慍于羣小孔子也肆不殄厥慍亦不殞厥問文王也

詩邶風大雅

之篇也悄悄憂貌慍怒也本言衛之行人見怒於羣小孟子以為孔子之事可以當之肆發語辭頓墜也問聲問也本言大玉事昆夷雖不能殄絕其慍怒亦不自墜其聲問之美孟子以為文王之事可以當之○尹氏曰言人顧自處如何盡

○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

使人昭昭

昭昭明也昏昏闇也尹氏曰木學之道在自昭明德而施於天下國家其有不順者寡矣

○孟子謂高子曰山徑

之蹊間句介然用之而成路句為間不用則茅塞之

矣今茅塞子之心矣

介音曷徑小路也蹊人行處也介然倏然之頃也用由也路大路也為間少頃也茅塞茅州生而塞之也言理義之心不可少有間斷也

○高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

以言之以追蠡

追音推蠡音禮豐氏曰追鐘紐也周禮所謂旋蟲是也蠡者蠹木蟲也言禹時鐘在者鐘紐如蟲蠹而欲絕蓋用之者多而文王之鐘不然是以知禹之樂過

曰是奚足哉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

與平聲豐氏曰奚足言此何足以知也

○齊饑陳臻曰國人皆以

於文王之樂也

車轍迹也兩馬車所駕也城中之途空九軌車可散行故其轍迹淺城門惟容一車車皆由之故其轍迹深蓋日久車多所致非一車兩馬之力能使之然也言禹在文王前年故鐘久而紐絕文王之鐘則未久而紐全不可以此而議優劣也○此章文義本不可曉舊說相承如此而豐氏差明白故今存之亦未知其是也

夫子將復為發棠殆不可復

復扶又反先時齊國富饒孟子勸王發棠邑之倉以賑貧窮至此又饑陳臻問言齊人望孟子復轍王致棠

而又自言恐其不可也

孟子曰是為馮婦也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

卒為善則之野有衆逐虎虎負嵎莫敢撻望見馮

婦趨而迎之馮婦攘臂下車衆皆悅之其為士者笑之

手執曰搏卒為善士後能改行為善也之道也負依也山曲曰馮撻觸也笑之笑其不知也疑此時齊王已不能用馮子而孟子亦將去矣故其言如此

○孟子曰口之

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

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

程子曰五者之欲性也然有分不能皆如其願則是命也不可謂我性之所有而求必得之也

愚按不能皆如其願不止為貧賤蓋雖富貴之極亦有品節限制則是亦有命也

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

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大道也命

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程子曰仁義禮智天道在人則賦於命者所謂有厚薄清濁然而性善可學而盡故不謂之命也張子曰晏嬰智矣而不知仲尼

是非命耶愚按所稟者厚而清則其仁之於父子也至義之於君臣也盡也之於賓主也恭智之於賢也聖人之於天道也無一不脗合而純亦不已焉薄而濁則反是皆所謂命也或曰若當擇存人衍字更詳之○愚聞之師曰此二條者皆性之所有而命於天者也然世之人以前五者為性雖有處不得而必欲求之以後五者為命有不至則不復致力故孟子各就其重處言之以伸此而抑彼也張子所謂養則付命於天道則責成於己其言約

○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

也信人也

趙氏曰浩生姓不害名齊人也

何謂善何謂信

不害也問曰可欲之謂善

天下之理其善者必可欲其惡者必不可惡其為人也

有諸己之謂信

凡所謂善皆實存之妙好色是則可謂信人矣

志仁無惡之謂善誠善於身之謂信

充實之謂美

九行其善至於充滿而積實則美在其外矣

充實而有

光輝之謂大

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則德業至盛而不可加矣

大而化之之謂聖

而大

化使其大者泯然無復可見之迹則不思不勉從容中道而非人力之所能為矣張子曰大不可為也化不可為也在熟之而已矣

聖而不可知之謂

神

程子曰聖不可知謂聖之至妙人所不能測非聖人之上又有等神人也

樂正子一之中四之下也

蓋在善信之間觀其從

於子教則其有諸己者或未實也張子曰顏淵樂正子皆知好仁矣樂正子志仁無惡而不致於學所以但為善人信人而已顏子好樂不倦人皆與智其體聖人獨未至聖人之止耳○程子曰士之所難者在有諸己而已能存諸己則居之安資之厚而美且大可以剛致矣徒知所欲之善而不在其若亡而已則能不受變於俗者鮮矣尹氏曰自可欲之善至於聖而不可知之神上下下理擴充而至於神則不可得而名矣

○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歸斯

受之而已矣

墨氏務外而不情楊氏大簡而近實故其反正之漸大略如此歸斯受之者憫

今之與

楊墨辯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芒又從而招之

放豚之放也

豚也並闕也招胃也其足也言彼既來歸而又追其既往之失也○此章見聖賢之於異端距之甚嚴而於其來歸待之甚慈距之嚴故人知彼詭之為邪待之怨故人知此道之可及仁之至義之盡也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方役之征君子用其

一緩其二用其三而民有殘用其四君子離

征賦之法歲有常數然布縷取

之於夏粟米取之於秋力役取之於冬當各以其時若井取之則民力有所不堪矣今兩稅二限之法亦此意也尹氏曰言民為邦本取之無度則其國危矣

○孟子曰

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實珠玉者殃及身

尹氏曰言寶得

其實者安寶失其實者危矣

○盆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盆成括盆成

括見殺門人問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曰其為人也

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

盆成姓括名也恃才妄作所以取禍徐氏曰君子道其常而已括有欲之道焉設使幸而獲免孟子之言猶信也

○孟子之滕館於上

宮有業屨於牖上館人求之弗得

館舍也上宮別宮各業屨織之有次業而未成者蓋館人所作置之牖上而失之也

或問之曰若是乎從者之廢也曰子以是為竊屨來與

曰殆非也夫子之設科也往者不追來者不拒苟以是

心至斯受之而已矣

從為去聲與平聲。夫子如字舊讀為扶余者非或問之者問於孟子也。虞翻也言子之從者乃匿人之物如此乎孟子受之而置料條以待學者苟以向道之心而來則受之耳雖夫子設亦不能保其往也門人取其言有合於聖賢之指故記之。 ○孟子

曰人皆有所不忍心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為

達之於其所為義也

側隱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故莫不有所不忍不為此仁義之端也然以氣質之偏物欲之蔽則於他事或有不能者但推所能

達之於所無非不能則無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

能充無穿踰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

勝平聲充滿也穿窬穴踰踰播皆為盜之事也

則能滿其無穿踰之心而無不義矣人能充無受兩汝之

實無所往而不為義也

此申說上文充無穿踰之心之意也蓋兩汝人所輕賤之稱人雖或有所貪昧而不肯受之之實人能即此而推之使其充滿無所虧缺則無適而非義矣

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餽之

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餽之也是皆穿踰之類

也餽音忝餽探取之也今人以舌取物曰餽即此意也使佞隱默皆有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者善道

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

施去聲古人視不下於帶則帶之上乃目前常見至近之處也舉目前

君子之守脩其身而天下平

此所謂守約而施博也

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

者輕舍音捨此言不守約而致○孟子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

性者得全於天無所虧壞不假脩為聖之至也反之者脩為以復其性而至於聖人也程子曰性者反之古未有此語蓋自孟子發之呂氏曰無意而安行性也有意利行而至於無意復性者也堯舜不失其性湯武反之性也

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哭死而哀

非為生者也。經德不回，非以于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

行也。

中為行並去聲。細微曲所無不中禮，乃其盛德之至。自然而中，而非有意於中也。經，常也。回，與也。三者亦皆自

君子

行法以俟命而已矣。

法者天理之當然者也。君子行之而吉，凶禍福有所不計。蓋雖未至於自然，而已非有所為而為矣。此反之事，董子

所謂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正此意也。○程子曰：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行法以俟命者，朝聞道夕死可矣之意也。呂氏曰：法由此立，命由此出。聖人也。行法以俟命，君子也。聖人性之君子，所以復其性也。

○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

說音稅。藐音眇。趙氏曰：大人，當時尊貴者。也。藐，輕之也。巍巍，富貴高顯之貌。藐，馬而不畏之。則志意舒展，言語得盡也。

我得志弗為也。食前方丈，待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為也。

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弗為也。在彼者

皆我所不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

般，楚魯之大夫也。危反。

盤樂皆洛乘去聲。擗，搥也。題，頭也。食前方丈，饌食列於前者方一丈也。此皆所謂巍巍然者。我雖得志有所不為，而所守者皆古聖賢之法。則彼之巍巍者何足道哉。○揚氏曰：孟子此章以己之長方人之短。短猶有此等氣象在，孔子則無此矣。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為人也寡欲，雖有存焉者，寡

矣。欲如口鼻耳目四肢之欲，雖入之所不能無，然多而不節，未有不失其本心者。學者所當深戒也。程子曰：所欲不必流，溺只有所向便是欲。

○曾皙嗜羊

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

羊棗實小，黑而圓，又謂之羊矢。棗，曾子以父嗜之，父沒之，後食必思親，故不忍食也。

公孫

丑問曰：膾炙與羊棗孰美？孟子曰：膾炙哉。公孫丑曰：然

則曾子何為食膾炙而不食羊棗？曰：膾炙所同也，羊棗

所獨也。講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

肉謂而切，為膾炙也。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狂簡進取

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

蓋何不也狂簡謂志大而略於事進取謂求望高遠不忘其初

謂不能改其舊也此語與論語少異

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四翼之必也狂

乎狂者進取獗者有所不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

可以得故思其次也

懷音組不得中道至有所不為據論語亦孔子之言然則孔子字下當有曰字論語道作行獗作狷有所不為者知恥自好不

為不善之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以下孟子言也

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

章曰如琴張

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

琴張名宰字子張子桑戶亦琴張臨其喪而歌事見莊子雖未必盡然要必有

近似者曾皙見前篇季武子死曾皙倚其門而歌事見檀弓人言志異乎二子者之撰事見論語牧皮未詳

何以謂之狂也

章曰其

志嚶嚶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

嚶火交反行去聲嚶嚶志大言大也重言古之人見其動輒稱之不一稱而已也夷平也掩覆也言平考其行則不能覆其言也程子曰曾皙言志而夫子與之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也特行有

不掩焉耳此所謂狂也

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履不潔之士而與之

是獗也是又其次也

此因上文所引遂解所以思得獗者之意狂有志者也獗有守者也獗者能進於道有守者不失其身屑潔也

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

鄉原德之賊也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

鄉原非有識者原與愿同為子原慙字皆讀作

愿謂諂愿之人也故鄉里所謂愿人謂之鄉原孔子以其似德而非德故以為德之賊過門不入而不恨之以其不見親就為幸深惡而痛絕之也萬章又引孔子之言而問也

曰何

以是嚶嚶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

行何為踴踴涼涼生斯世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闒然

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

行去聲踴其禹反闒音奄踴踴獨行也鄉原諂狂者曰何用如此此嚶嚶然

行不掩其言而徒每事必細古人耶又譏狷者曰何必如此此踴踴涼涼無所親焉故人既生於此世則但當為此世之人使當世之人皆以為善則可矣此鄉原之志也闒如奄人之奄閉藏之意也媚求悅

於人也孟子言此深自閉藏以求親媚於世是鄉原之行也

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

不為原人孔子以為德之賊何哉

原亦謹厚之稱而孔子以為德之賊故萬章疑之

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

似忠信行似廉潔眾皆悅之自以為是而不可與入

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

呂侍講曰言此等之人欲非之則無可舉欲刺之則無可刺也流俗者風俗頹靡如水之下流

非忠信而似忠信非廉潔而似廉潔

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

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昂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

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

引孔子之言以明之莠似苗之也才智之稱其言似義而非義也利口多言而不實者也鄭聲在樂也樂正樂也紫間色朱正色也鄉原不狂不獷人皆以為善有似中道而實非也故恐其亂德也

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

反復也經常也萬世不易之常道也興起於善也邪慝如鄉原之屬是也世衰道微大經不正故人人得為真說以濟其私而邪慝並起不可勝正君子於此亦復其常道而已常道既復則民興於善而

是非明白無所回互雖有邪慝不足以惑之矣○尹氏曰君子取夫狂狷者蓋以狂者志大而可與進道狷者有所不為而可與有為也所惡於鄉原而欲痛絕之者為其似是而非惑人之深也絕之之術

無他焉亦而已矣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

臯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

趙氏曰五百歲而聖人出天道之常然亦有遲速不能正五百

年故言有餘也尹氏曰知謂知其道也

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

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

趙氏曰萊朱湯賢臣或曰即伊也為湯左相

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

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

散素直反散氏宜生名文王賢臣也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

地有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此所謂聞而知之也

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

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

林氏曰孟子言孔子至今時未

遠鄒魯相去又近然而已無有見而知之者矣則五百餘歲之後又豈復有聞而知之者乎愚按此言雖若不敢自謂已得其傳而憂後世遂失其傳然乃所以自見其有不得辭者而又以見夫天理民彝不可泯滅○有宋元豐八年南程顥伯淳卒路公文彥博題其墓聖之統而終之以此所以將有神會而必得之者耳故於篇終歷序羣聖人之道先生而弟頭正叔序之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猶得之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善治學不傳千載無儒則天下賢聖之名至則功不斯也

孟子卷之十四 大尾

明治十五年十二月十六日再版御届

同 十六年一月 出版

訓點者
相續人

大坂府平民

後藤元太郎

西區北江戶堀三丁目廿八番地

出版人

同 平民

和田己之助

東區安土町二丁目六番地

發兌製本

大坂府平民

大村安兵衛

東區淡路町二丁目十八番地

書 肆



123. 8-s-Sw



1200500308804

9冊

倉田文庫

